深雪偶谈 宋 方岳

西山公云："近世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，而其旨出于老庄；康节之辞若卑，其旨则原于六经。以予观之，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，故形于诗，自不可掩。荣木之奄，忧逝川之叹也；贫士之泳，箪瓢之乐也。《饮酒》末章有曰：'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。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之淳。'渊明之智足以及此，岂玄虚之士所能望耶？"其说诚是矣。余谓渊明、康节二公之作，辞近指远。至如渊明，能言之士莫不爱而慕之，况西山公乎？然荣木、贫士方之逝川、箪瓢，几于牵合之论，真知渊明不必视此。若夫食薇饮水之言，衔木填海之喻，眷眷王室，实有乃祖。长沙公之心，惜其力不得为而止。此则西山发微之论，非独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，事二姓之验而已。渊明诗，有谓其词彩精拔，斯言得之。而后山顾谓其切于事情，而失之不文。后山体裁既变，音节已殊，将自外于渊明者，非耶。然于康节又何以评之？

渊明《饮酒》诗云："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。"以宝喻躯，躯失则宝亡矣。坡公云："人言靖节不知道，吾不信也。"范石湖《田园杂诗》验物切近，但句律太凭力气，于唐人之藩尚窘步焉，然绝句中有"可怜世上金和宝，借尔闲看七十年"。唐人所无，可谓砭流俗之膏肓矣。以躯为宝，殆与斯言对垒。人谓石湖未知道，余亦不之信也。

贾阆仙，燕人，产寒苦地，故立心亦然，诚不欲以才力气势掩夺情性，特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，深者寂入仙源，峻者迥出灵岳。古今人口数联固于劫灰之上，冷然独存矣。至以其全集经岁逾纪沉咀，细绎如芊葱，佳气瘦隐，秀脉徐露，其妙令人首肯，无一可以厌ル。三折肱为良医，岂不信然。同时喻凫、顾非熊继此，张乔、张、李频、刘得仁，凡唐晚诸子皆于纸上北面，随其所得浅深，皆足以发其身而名后世，独李洞佛名阆仙，所谓瓣香之师，执而不弘，捧心过甚，空口萧散之气不复少有，岂非不善学下惠者耶？司空表圣，后辈也，本用其机，反以阆仙非附寒涩，无所置才。坡公不细考，亦然其言，独非叛道者欤？不然则隶者不力，其文挤而实，予则归敬阆仙也，亦至矣。

四言自韦孟、司马迁、相如、班固、束皙、陶潜、韩愈、柳宗元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，工拙略见。尝怪五言而上，世人往往极其才之所至，而四言虽文辞，巨伯辄不能工，水心有是言矣。后村、刘潜夫亦以四言尤难，三百五篇在前之故。韦氏云："谁谓华高企其齐，而谁谓德难厉其庶。而使经圣笔，亦不能删。"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，则韦氏为工，世殊体异。后之铭诗，莫非四言也。安石以上诸公，未暇深论。如苏公所撰《范蜀公志铭》云："君实之用，出而时施，如彼水火，宁除渴饥。公虽不用，亦相其行，如彼山川，出云相望。"余每展卷，辄为击节。在儋耳，作《观棋诗》记庐山白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鹤观，观中人皆阖户昼睡，独闻棋声，云：“五老峰前，白鹤遗址，长松荫庭，风日清美。我时独游，不闻一士，谁欤棋者，户外屦二。不闻人声，唯闻落子。”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。坡公四言于古近体中，句语无适而不高妙也。

杜牧之《赤壁诗》：“折戟沉沙铁未消，细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借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许彦周不谕此，老以滑稽弄翰，每每反用其锋，辄雌黄之，谓孙氏霸业系此一战，宗庙丘墟皆置不问，乃独含情妓女，岂非与痴人言不应及于梦也。刘禹锡《题蜀主庙》云：“凄凉蜀故妓，歌舞魏宫前。”亦是此意，惟增凄感，却不主于滑稽耳。本朝诸公喜为论议，往往不深谕，唐人主于性情，使隽永有味，然后为胜。牧之处唐人中，本是好为论议，大概出奇立异，如《四皓庙》：“南军不袒左边袖，四皓安刘是灭刘。”如《乌江亭》：“胜败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要之，“东风”“借便”与“春深”，数个字含蓄深窈，则与后二诗辽绝矣。皮日休《馆娃怀古》：“绮阁飘香下太湖，乱兵侵晓上姑苏。越王大有堪羞处，只把西施赚得吴。”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。余最爱窦庠《新入谏院喜内子至》一绝：“一旦悲欢见孟光，十年辛苦伴沧浪。不知笔砚绿封事，犹问佣书日几行。”使彦周评此，则以窦氏内为不解事妇人矣。所谓痴人前说梦也。牧之五言云：“欲识为诗苦，秋霜若在心。”虽格力不齐，各自成家，然无有不自苦思而得也。

山谷《中秋诗》云：“寒藤老木被光景，深山大泽皆龙蛇。”盖本尤氏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”。用事诚有据，景趣似差乏尔，然未失为佳。坡公《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诗》：“杏花飞帘散余春，明月入户寻幽人。褰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。”流水、青之喻，景趣尽矣，前人未尝道也。独杏花影下、洞萧声中著此句，辱尔。及《志林》所记：“徐州时，冬夜解衣欲睡。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，念无与乐者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，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，空明水中，藻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尔。”使施前句于斯时，岂非称欤。淳初，僧友自南尝从天竺归，隐溪之南冈。余冬夕踏叶访之，小迎吠。时佛灯犹在，启关煮茗。既而侣行溪间，篙小舟自拜龙岩顺流东下，诵坡谷诗，徘徊久之，舍舟登岸，借僧裘御寒而返，缕指二十霜矣。尝感旧有诗：“昔年访月寒溪头，霜高酒劣棱生裘。溪僧辍寝从吾幽，共移不系渔人舟。断崖老木纷金虬，又如藻涵清流。鹤骨浸烦风露忧，妙语满地无人收。”盖指二公诗与。自南师既亡，余亦就老，怅前游之不能践也。

梅花单题难工尚矣。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，随其景趣，足而成律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尤为难工，不尔不谓之得句。唐人凡数百家，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数十公，亦孰不寤寐斯花附为不朽，卒之无所容力，传不传，可以概见矣。近世杜小山子野“寻常一夜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殊□人意，律之唐人，似非本色。天乐赵公“放了吏人无一事，坐看山鸟吃梅花。”端是秀语，然不过绝诗，非有琢对之艰也。秋壑贾公《送朝客》颈联云：“梅花见处多留句，谏草藏来定得名。”圆妥优游，方之天乐《冬夜》颔联：“禽翻竹叶霜初下，人立梅花月正高。”虽静独有境，或者以其短气，其它卷什一无可摘。“自从和靖先生死，见说梅花不要诗。”斯语虽鄙，要未得为谑谕。

郑都官《海棠诗》：“丽最宜新着雨，妖娆全在欲开时。”欧公谓其格卑。郑诗如“睡轻可忍风敲竹，饮散那逢月在花。”格卑甚矣。《复斋漫录》云：“近世陈去非尝用郑意云：‘海棠默默要催诗，日暮紫绵无数开。欲识此花奇绝处，明朝有雨试重来。’”余谓去非格力犹去郑诗未远，岂如吴融“雪绽霞铺锦水头，占春颜色最风流。若教更近天街种，马上应逢醉五侯。”唐人虽从事苦吟，题赋此花，要须放些风措，不近寒乞。坡公诗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银烛照红妆。”不为事使，居然可爱。

“渭城朝雨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此摩诘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诗也。世传《阳关图》亦摩诘手，遂称二妙。惜别诗要须道路临岐缱绻，画态亦然。“相看临野水，独自上孤舟。长因送人处，忆得别家时”。外此曾未多见。徐道晖“不来相送处，恐有独归时。”脱胎语尔。余往岁尝从贵游，观画卷首题云：“长江风送客，空馆雨留人。”因慨古今诗意无穷，语出唐人必矣。

建中靖国中，坡公自儋北归，卜居阳羡。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游，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，坡公亦喜其人，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，访山水为乐。邵为坡买一宅，为缗五百。坡倾囊仅能偿之。卜吉入居，既得日矣。夜与邵步月偶至村落，闻妇人哭声极哀，坡徙倚听之，曰：“异哉！何其悲也？岂有大难割之爱，触于其心欤？吾将问之。”遂与邵推扉而入，则一老妪，见坡泣自若。坡公问妪何为哀伤至是。妪曰：“吾有一居，相传百年，保守不动以至于此。吾子不肖，举以售人。吾今日迁徙，来岁百年，旧居一旦诀别，此吾所以泣也。”坡亦为之怆然，问其故居所在，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。因再三慰抚，谓曰：“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，不必深悲，当以是居还妪。”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，呼其子，命翌日迎母还旧居，不索其直。坡自是遂还毗陵，不复买宅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住焉。是岁七月，坡竟殁于借居。

余儿在孙，年方二九，强记知文，人谓吾家异时千里驹也。不幸为十四侄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妇陈氏贪利余产，在儿血气未定，堕其危机，既而恚恨愧悔，辄轻其生，丙寅三月十三日也。余垂老夫依，且思在儿姿貌气度，真有大难割之爱，哭泣送日，天为苦阴，而族里闻若不闻，未知炎凉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论存欤？否耶？孤猿忆子，抱树酸号，途旅之人闻三声而下泪。余虽负谴，神人岂料其无告之至于斯欤？岂以为余为善哭，徒有类于唐衢者欤？感坡公事，重为之涕咽，因书以自责，且告世之仁人君子，共知前辈行事概如此云。

林庐暇日，花蝶怡情，宜有见于篇章者，往往精睨，始能逼真。而闲澹之气易至偏失，要在不相谋而两得也。咏蝶如唐僧可朋："乍当暖景飞仍慢，欲就芳丛舞更高。"僧怀古："雾开离草迥，风逆到花迟"，俱未若"陌上斜飞去，花间倒翅回"尤精。余曩憩吴山，偶吴僧举似四韵，岁久忘其首句，"一丛浮动戏兰芽。裁成碧玉搔头样，画作黄金便面花。闲过楼台飞尽日，又因风雨宿谁家。儿童爱把ㄗ扑，惊起双双贴彩霞。"惜俱忘为谁氏听作。阅《和靖集》亦有之，"细眉双耸敌秋毫，荏苒芳园日几遭。清宿露花应自得，暖风和絮欲争高。情人殁久魂犹在，傲吏齐来梦亦劳。闲掩遗编苦堪恨，不并香草入《离骚》。"精致不减唐人，闲澹有之，独恐非晚年作耳。

诗无不本于性情，目诗之体，随代变更，由是性情或隐或见、若存若亡，深者过之，浅者不及也。昔坡公云："苏、李之天成，曹、刘之自得，陶、谢之超然，固已至矣。李、杜以英伟绝世之姿，凌跨百代，古之诗人尽废然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。"坡公本不以诗专门，使非上下汉魏晋唐，出入苏李曹刘陶谢李杜，潜窥沉玩，实领悬悟，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？医和之目，无复遁疚，理固然也。如天成、如自得、如超然，则夫诗之□□□。坡公所评亦宜窥玩领悟，毋忽焉可也。坡公独以柳子厚、韦应物发纤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淡泊，盖韦、柳皆以靖节翁为指归，而卒之齐足并驱也。坡公海表《和陶》诸篇，可以见其所趣无不及焉。虽然，汉魏晋曷尝舍去性情，别出意见，而习为高远之言哉。当其代殊体变，性与情之隐见、存亡、浅深，虽其一时之名，能诗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。唐风既昌，一联一句，满听清圆，流液隽永，首肯变踔，性情信在是矣。然词藻胜则糟粕，律度严则拘窘，能不脂韦于二蔽之间而脱颖奇焉，则天成自得超然，何得无之至于作。止雍容声容惋穆，视温柔敦厚之教庶几。无论汉魏，顾晋以后诸人，自靖节翁之外似未谕也。

太常博士凡全先生王公，名澡，字身甫，有落梅小词："疏明瘦直，不受东皇识，留与伴春，终肯千红底。怎着得夜色何处笛。晓寒无奈力，若在寿阳宫院，一点点，有人惜。"刘公潜夫爱之，已附此词于《后村集诗话》中，予亦亻替附之拙稿。虽然先生文行表表，一词固何足为先生轩轾也。子少即登门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，遂辱撰先公墓铭志，中有“文不逮岳，而岳强以铭”之语，当知前辈奖掖后进有如此也。

“一盘消夜江南果，吃果看书，只清坐。罪过梅花料理我，一年心事，半生牢落，尽向今宵过。此身本是山中今，才出山来，便希差。手种青松应是大，缚茅深处，抱琴归去，又是明年话。”此薛沫沂叔客中守岁词也。沂叔久客江湖，濒老怀归，遂赋此词，晚于溪上小筑扁水竹居，迄就窆焉。其所为诗如《新堤小泛》：“柳断桥方出，烟深寺欲浮。”《早秋归兴》：“归心如病叶，一片落江城。”《镇江逢尹惟晓》：“欲说事都忘，相看心自知。”皆去唐人思致不远。

应次遽，字正子，嗜酒疏旷，尝自赏其梅词正：“雪意娇春腊前，妆点春风面，粉痕冰片，一笑重相见。倚竹偎松，谁道罗浮远。寒更转，楚骚为伴，韵绕香篝暖。”语意细润，似不类其为人。别去二十余年，一见倾倒。予戏谓：“正子君他文未必尽传，异时容以梅阕贲子刊稿否乎？”正子起谢，且喜以语之他友。后不知其踪迹何在，殆亡久矣。予虽戏言，厚不谓之然诺，况何可藏项斯善也。

吾乡许左之、右之二公兄弟，落笔皆不凡。左之公一夕寓饮妓坊，醉欲狎之，妓密有所欢在矣。公捷笔赋词而起云：“谁知花有主，误入花深处。”放直下酒杯，干便归去。又代他妓小词：“忆你当初，惜我不去。伤我如今，留你不住。”去客听此，恋恋逾时，妓迄后谢。如“月在柳稍头，人约黄昏后”一词，正欧阳居士所作。要之前辈多一时美翰，要不容以浮薄议左之公也。因思唐多才妓，有赠新第士人绝句：“从此不知兰麝贵，夜来新惹桂枝香。”殊有风味，怛从假倩，当不传载矣。二许公绍兴间同岁籍学，前二词盖休浣日漫游酒边作也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